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華東戲曲 劇種介紹

第四集

華東戲曲劇種介紹

第四集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柳子戲介紹”“從灘簧到蘇劇”“泗洲戲介紹”“杭劇介紹”“甬劇發展簡史”“福建的閩劇”等六篇文章，就上述各劇種的源流、演變和成長等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並附上述各劇種的曲調舉例。

華東戲曲劇種介紹 第四集

編輯者 華東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 (860) [I I 161] 類別 文藝一般
字數 111000 字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4 5/16
1955年9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600 冊

定價 四角七分

目 次

柳子戲介紹.....	山東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組調查 紀 根 垠 整 理	(1)
從灘簧到蘇劇.....	星 耀 宗 青	(14)
泗州戲介紹.....	王建新 時白林 徐 揚 完藝舟 調查整理 完 藝 舟 執 筆	(36)
杭劇介紹.....	叢樹桂	(51)
甬劇發展簡史.....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資料研究組	(61)
福建的閩劇.....	福建省戲曲改進委員會調查研究組 陳 嘯 高 顯 曼 莊 執筆	(72)
附錄：曲調舉例.....		(87)
柳子戲曲調		
蘇劇曲調		
泗州戲曲調		
杭劇曲調		
甬劇曲調		
閩劇曲調		

柳子戲介紹

山東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組調查

紀根垠 整理

柳子戲是流行山東地區的比較古老的劇種之一。過去曾有“東柳、西梆、南崑、北弋”的說法，但是近年來，這個古老的劇種已經衰落，不像崑曲，梆子，弋陽腔等仍舊爲人熟知。一九五三年華東戲曲研究院資料研究組及山東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組曾至魯西南進行調查，並由山東省文化事業管理局進行了業務的輔導，並在經濟上予以補助，又選拔了“黃桑店”等劇目參加了華東區及山東省的會演，讓這一個歷史悠久的劇種，和廣大的文藝工作者見了面。

這份材料，僅是初步調查所得，還有待於將來繼續發掘，進行補充修正。

一 柳子戲的組成部分

柳子戲是元明以來“絃索”系統演變下來的古老劇種。它主要是由曲子與柳子兩部分組成，此外也承受了高腔、青陽、亂彈、囉囉、皮黃等劇種的一些劇目。據老藝人們談：柳子戲與大絃子戲、卷戲等，最早是出於一個源流，以三絃爲主要的伴奏樂器，笙、笛等都是後來加上的，所以至今，曲阜、臨沂一帶，還保持“絃子戲”的名稱。到黃河以北，則又稱爲“北調子”或“糠窩窩”，以別於用錫笛伴奏的大絃子戲。

唱曲子的部分，佔的比重較大。據沈德符“顧曲雜言”中說：“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鎖南

枝、傍粧台、山坡羊之屬……今所傳泥捏人、鞋打卦、熬髮髻三闕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比年以來，又有打棗杆、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

這裏面所指的“中原”，當係以河南開封爲中心的周圍地帶。後來柳子戲、大絃子戲、卷戲等的流行範圍也正在東到魯西南，北到黃河以北，南到陳州、太康，西至晉南一帶。同時，柳子戲中所經常用的曲牌也不外鎖南枝、山坡羊、耍孩兒（娃娃）、駐雲飛、寄生草、黃鶯兒、打棗杆……等。因此，可以看出柳子戲中的曲子部分，是在元、明以來民間流行的俗曲小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從曲子的唱法來看，每個曲子中間都帶過門，這和俗曲的唱法較接近，而與崑曲的唱法不同。張長弓“鼓子曲言”中所記的“劈破玉”一曲，就是先有“散板頭”然後有“過門”，最後才唱，和柳子戲的曲子唱法基本上一樣，因而看出柳子戲是應該屬於俗曲的範圍，它基本上還保存了中原絃索調的唱法。

從文詞來看，它的曲子部分，雖然也是由長短句形式構成，但並不是填詞，詞藻並不典雅，也不受格律的限制，從它的基本劇目“抱粧盒”、“遊西湖”等，都可以看出是比較通俗易懂的。這正是俗曲的特點。

柳子部分劇目較少，僅有“打登州”、“打時辰”等四個劇目，都通俗易懂。關於柳子這個名稱，我們從“鼓子曲言”中可以找到“柳子”、“北柳”等曲牌，可見它是由民間說唱形式發展起來的。從它的詞句來看，和唱曲子的部分，風格迥然不同，可以看出它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一部分。

過去有人曾提出“柳子”或即唐代“柳枝詞”之訛，因爲柳枝詞也是七言絕句體的民歌，流行地區也在中原一帶；但是從唐至明、清幾百年來，“柳枝”如何發展演變的情況，我們却缺乏可以深入研究的材料。

至於“柳子”怎樣加入到曲子裏面的呢？前面提到“柳子戲”是在絃索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目前仍有不少地區稱它爲“絃子戲”；根據這一點可以看出用三絃伴奏、演唱俗曲的形式，要更早一些，當這種演唱形式，傳到魯西南一帶，才將柳子吸收進去。曲阜一帶的絃子戲中也有“柳子”一曲，也常用以唱“打登州”等劇，但仍稱絃子戲。東路柳子中也有“柳子”調，如“馬二頭送祟”中所唱。此外東路柳子中尚有“崑調柳子”一曲，“劉吉蛤觀燈”劇中用之。可能由於柳子調更通俗易懂；所以後來居上，漸漸地在某些地區用“柳子戲”的名稱，代替了原來的“絃子戲”，後來便普遍的這樣稱呼起來了。

二 柳子戲與其他劇種的關係

柳子戲除去曲子及柳子兩大部分外，還吸收了高腔、青陽、亂彈、囉囉、娃娃，以及皮黃等若干劇種的劇目及唱法在內。據老藝人們談：“柳子戲與官腔、大絃子戲等都有密切關係”。所謂“官腔”即指高腔而言。北方自元曲衰落以後，高腔就佔有相當勢力。除去有節拍，無伴奏的唱法以外，還有用絃索伴奏的，即所謂“絃索官腔”。姚華在“菴漪室曲話”中說：“蓋晚元中明以前無崑腔，自魏良輔興，始變絃索官腔而備衆樂，以成崑曲，……絃索官腔雖無確名，大抵海鹽、弋陽兩調皆是”。柳子戲中就承受了一部分高腔的劇目（如賞軍、釣魚、闖轅門、華容道等十五齣）和高腔原有的唱法。此外，有些劇目中也還有片斷的高腔，如“道廷廟”（御碑亭）的回門一場，以及“龍舟會”中丫環所唱的等。

關於青陽，徐渭在“南詞叙錄”中說：“今唱家……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青陽即屬於池州。王驥德“曲律”說：“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青陽調與徽州調即當時盛稱的“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萬曆初年已有專門刊印的“青陽時調”劇本出現。可見青陽調在當時戲曲中是相當普遍流行的。

魯西南及豫東一帶與流行餘姚腔的揚州、徐州毗鄰，青陽調既是從餘姚腔發展起來的，因此很容易通過揚、徐而流傳過來。柳子

戲中唱青陽的劇目有十一個，其他劇中片段的還很多。它“不分調名”，這一點和“曲律”中的記載是相符合的。其中有一部分用笛、笙、三絃等伴奏的，如“斬貂”（從劇本上看，內中貂蟬讚張飛一段，比較“綴白裘”本讚呂布爲合理，可能要比“綴白裘”中所刊載的年代還早一些）等。也有一部分不用伴奏的，如“抱粧盒”中八王唱的“細看嬰孩……”這一段及“華容道”劇中之高腔、青陽等。這種唱法可能要比那種帶伴奏的青陽年代更早一些。

藝人們對青陽常稱爲“亂青陽”，除了因他不分調名外，可能因爲它經常將高腔、崑曲、青陽揉合在一起（如“抱粧盒”）唱，係從無伴奏的高腔演變到有伴奏的一種過渡形式，因而得到這樣的稱呼。

亂彈包括崑調亂彈與亂彈二部分。因崑曲帶入聲字，不適合於北方人演唱，因此有些劇本則改爲亂彈來唱，即所謂“崑調亂彈”，如“盜骨”即是。明末清初李玉根據元曲“昊天塔”而改編了“昊天塔”傳奇，其中“盜骨”一折曾刊載於“綴白裘”。而柳子戲“盜骨”中的詞句結構均與元曲、崑曲基本上相同，在表演上也還保存了不少舞蹈動作。再如柳子戲的亂彈劇目中的“鐵弓緣”女角名袁佩霞，總兵爲齊飛龍等，也與“曲海總目提要”中所記的相同。而與後來的京劇有別。

另外如“打蘆花”等所唱的“亂彈”，則與後來京劇中所唱之吹腔接近。

囉囉、娃娃（即“耍孩兒”）是流行於河南、山東、黃河兩岸的戲曲。唱囉囉的劇目有鋸大缸、打麵缸、打灶王、南唐等七個。唱娃娃的有小指路、打店、打播……等十三個。

清代末年，京劇崛起以後，柳子戲便又吸收了一批老西皮、老二黃的劇目，約有三十餘齣，其中有一部分是武戲。目前因欣賞這種腔調的觀衆較少，已經久已不唱了。

三 柳子戲產生及盛行的年代

柳子戲包含其他劇種的成分是相當複雜的：有嘉靖以前崑曲尚未興起時的產物——絃索官腔；有產生在萬曆初年左右的青陽

調；有盛行在清初的亂彈以及稍晚一些的囉囉、娃娃，以至接近清代末葉方才盛行的京劇等。

至於柳子戲形成劇種的年代，從它最早用絃索伴奏，以及後來唱柳子、序子均由三絃與笙伴奏等情況看來，可知應在以絃索伴奏的青陽及笙、笛伴奏的亂彈之間，可能明末清初時就已經形成了。從其劇目看來，時間也不會過早，其基本劇目“遊西湖”即係根據明末清初沈自晉的“望湖亭”改編而成。

至於它盛行的年代，從現有記載來看：

(一)張漱石“夢中緣傳奇”乾隆十五年初刊時的自序：“長安梨園稱盛——而所好惟秦聲、囉、弋”。“燕蘭小譜”中又有：“吳下傳來補破缸，低低答答柳枝腔”。既稱補破缸（即“鋸大缸”）是柳枝腔，而這戲正是唱的“囉囉調”，可知這個劇目在乾隆初年就曾在京演出了。

(二)小鐵簃道人“日下看花記”自序（嘉慶八年）：“有明肇始，崑腔洋洋盈耳，而弋陽、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會，笙磬同音，歌詠昇平，伶工薈萃，莫盛於京華，往者六大班旗鼓相當，名優雲集，一時稱盛”。這是在秦腔及皮黃入京以前的情況，如果這裏所指的“柳”就是柳子戲的話，那應在這以前就相當盛行了。

(三)齊如山“京劇之變遷”：“清初北京尙無二黃，只有四種大戲，名曰：‘南崑、北弋、東柳、西梆’，崑、弋、梆三種，人人盡知；惟東柳一種，知道的很少了。東柳原名柳子腔，現已失傳，聽說山東尙有……”。這是在清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四大徽班入京，徽調興起以前的說法，這裏面的“柳子腔”很可能即指的柳子戲而言，那麼至少在徽班興起以前，它已經相當盛行了。

因此可以看出它的形成年代應在明代中葉以後，即明末清初之際；而盛行的年代，則應在清代乾隆年間。

四 流行範圍與現存劇團

柳子戲過去經常活動的地帶跨有山東、河南、江蘇三省交界的三十多縣面積，東至兗州、曲阜、泗水、寧陽一帶，並遠及臨沂、沂水

等地；北至黃河以北及濮陽、聊城一帶；往南至隴海路，即蘇北徐州、豐、沛一帶；西至商邱、開封等地。

當清末民初時，劇團還散佈在以上各地，除曹州的義盛班和大小會班以外，並以運河爲界，分爲四路：曹州由張慶雲帶班爲西路；費縣由李家興帶班爲東路；豐縣由張敬友帶班爲南路；章邱由苗發雲帶班爲北路。

柳子戲和曲阜的孔家曾有過一段較密切的關係。春丁、秋丁祭祀時在孔林中唱絃子戲“桑樸記”等，孔府十二個樂舞生都能演唱。很多藝人前向他們請教學習，如李文遠之“三喜合”、“高老莊”、“東吳招贅”等戲，均自孔府學來。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這一古老劇種即逐漸沒落了，現在只有鄆城縣工農劇社及曲阜的新聲劇社兩個經常在農村中演出的職業劇團了。另外嘉祥六區人民劇社於一九五三年底，才由業餘劇團轉爲職業劇團。

過去較出色的演員，根據現在可以追憶到的，有戴金枝（旦），約距今九十餘年，甚受羣衆歡迎，一天曾連唱十五次“鋸大缸”。周保三，名淨，曾有人稱之爲“天下無二淨”。劉雲駟（藝名小桃），工小生，在魯南甚出名，其“抱粧盒”之陳琳一角，尤其擅長，至今演唱小生者，仍取法之。

現存的老藝人有鄆城工農劇社的王福潤，已經六十九歲了，從十一歲學戲，曾創辦並教授過四個科班。目前演唱柳子戲的著名演員多半出其門下，像張春雷即是其中比較優秀的，演花臉、紅臉等角都很出色，擅長“鞭打督郵”之張飛，“打登州”之秦瓊與“盜骨”之楊五郎等。曾有“活張飛”之譽。一九五四年獲得了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演員獎二等獎及山東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演員獎。

五 特 點

（一）劇本方面：

據老藝人劉仰田談：“過去能演的戲，可以每天演三場，連演一月零三天不重複”。但由於流傳年代較久，失傳不少，現在老藝人僅

能口述出一百八十餘齣。其中以三國戲爲最多，約三十齣。還有取材於水滸、包公案、楊家將演義、隋唐演義、列國演義、岳傳、西遊記……等說部的。另外還有一部分小戲，即民間流行的故事，如當皮箱、打瞎子、三怕、打肉頭、鋸大缸、拾金、打灶王、打麵缸等約三十餘齣。

柳子戲吸收其他劇種的劇目比較廣泛，如高腔、青陽、囉囉、亂彈等都吸收了一部分，甚至後來還攙入一部分老西皮和老二黃戲。現存的一百八十二個劇目中，唱曲牌的佔七十九個；青陽佔十一個；高腔十五個；高腔娃娃三個；亂彈十五個；娃娃十三個；西皮三十二個；柳子四個；囉囉七個；銀紐絲一個；數板二個。

從它的曲子部分的劇本上看來，文詞不像崑曲那樣工整深奧，比較質樸、自然。根據一般傳說：這些劇本是由不第秀才編寫的。這是很有可能的。而曲詞較雅，說白較俗，是它的特點之一，可以想像到念白是爲了使觀眾更容易領會而經過演員修改的。

柳子戲的戲曲語言在抒情和寫景兩方面，都是比較生動細緻的，舉例如下：

雁聲天起，分簾出綉幃，趁東方鳥叫，月影兒相隨。心疼苦可叫誰知。雁哪雁！你本是天邊野鳥，都有個雌雄相配，同宿同起，永不分離。與我夫自那日離別，到如今想見不能見面，阻隔千山萬水，人徑稀。似這等看將起來，人心不如鳥，哎喲喲，鳥心倒比人心還實。對對賓鴻往南飛，書回人未回。對對賓鴻過南樓，他叫的呃哩啊啦不到頭。賓鴻燕子在空中叫，他叫的奴的容顏消瘦了。奴的夫郎啊！觀了觀天氣，作了幾件寒衣，眼觀的秋去冬來，但不知奴的夫郎啊，流落在何地。我有心捎封家書，阻隔路遠遙，何日到得，何日到得。

（李亞仙思夫：江兒水）

（二）音樂方面：

柳子戲演唱時，主要的伴奏樂器是三絃、橫笛和笙。但唱柳子、序子時只用笙和三絃，不用笛伴奏。打擊樂器有單皮鼓、鑼、鈸、手鑼。

過去有人稱柳子戲爲“九腔十八調、七十二哼哼”。形容它的難

學，羣衆也有稱爲“難咬咬”的，也就是根據這個而來。如“一江風”這個曲子，共八十四眼，唱起來拖腔三分半鐘，因此老藝人們介紹說：“學會一江風，坐着站着都哼哼！”

因爲腔長字少，不得不把一部分字句重複着唱。演員們使用重複一部分字句的方法，還能把七字句和十字句的唱詞裝到長短句的曲牌裏面去唱出來。如“秋江”一折的“鎖南枝”，本文只有“尊老公，快開船，此去秋江把親探，潘郎前行不甚遠，小奴有句要緊言，你與我快扳棹速揚帆，揚帆上水莫遲慢。”而唱起來却成了“尊老(喂咬咬)尊老公，快開(呀咬咬)快開船，此去秋江把(咬)親(哪)(把啊啊親哪)探(哪)，潘郎前行不(喂)不甚遠(咬)，小奴有句(有喂)要緊言(咬)，你(呀)與我快(呀)扳(咬)棹(啊)速揚(咬咬咬咬速揚)帆，(快扳棹速揚帆)，揚帆上水莫遲慢”。

假如一個曲牌不能把全段的意思唱完，可以在曲牌中間插上大段的七字句或十字句的唱詞，名曰“掛序”。掛序唱完以後，仍須回到原來曲牌末一句的尾聲上去，以作結束。一般以“鎖南枝”與“山坡羊”掛序時較多，如“遊西湖”劇中即用“鎖南枝”掛序。

由於這兩種變通的辦法，使柳子戲可以不受原有曲牌字數的限制，所以排演其他劇種的劇本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由於它吸收了高腔的一些劇目，所以在表演和音樂上也受其影響不小。演唱這一類劇目時，即有幫腔。其他劇目中也偶而有幫腔。

解放前，魯南臨沂、莒縣一帶的和尚在作佛事時，也常用柳子戲的曲調，它和宗教音樂的關係，究竟如何目前尙難斷定。

另外，山東的民間吹鼓手們，在祭祀和婚喪儀式中，所吹奏的音樂曲牌，大多和柳子戲相同，如孝子致哀時，即吹“平調序”或“越調序”。有許多吹鼓手本身也經常擔任柳子戲的場面工作。

(三)表演方面：

柳子戲比較難學，目前各劇團中仍以男演員爲主來演唱旦角，因女演員因體力關係，很難堅持二十四板或十八板。所以女演員目前還不多，有的劇團正在培養。

表演上比較原始，如武將出台必先在台上踢腿，打飛脚，亮相，

發怒時則雙足跳起，表示急躁。武戲過去不多，只在四十年前王福潤搭科班時，才從京劇中學到了一部分，有的是從國術上學來的，對打時多用真刀真槍，名目有：單刀破矛、大刀破矛、獅子滾綉球（二人持單刀一人空手）、二龍戲珠（二槍、一單刀）、父子三桿槍、大風磨棍（棍槍）、小風磨棍（兩支棍、二人持槍）等。其他名目，如起霸稱“閃門”、馬趟子稱“鞭子式”，以及劈門、倒栽柳……等都有其獨特的名目。觔斗也會一些，名目多與京劇相同。

（四）角色分工：

據老藝人王福潤談，過去柳子戲的角色分工如下：

1. 生行：

袖生——帶小生巾、穿褶子的文生，如“抱粧盒”之陳琳。

架子生——紮靠的生角，如“董家嶺”之楊景。

武生——武打的角色，如“小五義”之艾虎。

淨面文生——即一般帶髯的生角，如“射麋鹿”之吉平、“單刀會”之魯肅。

老生（白鬚）——如“三盜芭蕉扇”之員外。

2. 旦行：

青衣——如“興園”之李三娘。

紅衣（紅衫子）——即小旦。如“盜扇”之羅刹女。

閨門旦——如“龍舟會”之白月娟。

老旦——如“金鎖記”之蔡母。……

3. 淨行：

紅淨（通稱紅臉）——如“打登州”之秦瓊、“掛龍燈”之趙匡胤。

黑臉——又分大花臉與二花臉。大花臉飾曹操等，二花臉飾張飛等。

4. 丑行：

文丑——如“遊西湖”之知縣、柴棟。

武丑——如“花蝴蝶”之蔣平。

“丑旦”——過去不專設這一行，按班規由淨行應工，如“龍舟會”之臘梅例由二花臉扮演；“金鎖記”之張驢娘及“大祭椿”之丫環

等則例由大花臉扮演。現在很多劇社中，仍存在這種制度。

六 劇 目（劃△者爲經常上演的劇目）

唱曲牌者：

△董家嶺、△戰洛陽、△投西川（對金抓）、△徐龍打朝（三上本）、
△鞭打督郵、綉絨佛、△東吳招贅（龍鳳配）、敬德打朝、△射麋鹿、
△蓮帕記、△對松關、△樊城關、△安南國、△掛龍燈（哭頭）、△西遊記（獅子洞、高老莊、白雲洞、火焰山、盜袈裟）、反西涼、△虎牢關、
△龍舟會、白門樓、△馬前潑水（倒休）、△斬李欽（三告李彥明、大祭椿）、△盤坡（混元盒）、△秋胡戲妻、△興園、回園、訴園、磨房、△高魁撫琴、錯斷顏查散、鬧酒樓、十大思夫（鶯鶯、陳妙常、王二姐、佘太君、李三娘、貂蟬、李亞仙、趙花奴、樊梨花、尼姑）、大拉墓（萬盞燈）、小拉墓（婚書）、△金鎖記、青羅帕、二冀州、洪州城、撿柴、郭巨埋兒、別窰、打銅牌、洞庭湖、二龍山、探莊、打肉頭、△遊寺、△綉帶記（火攻陣）、△羅衫記、△紅羅記、△射箭亭（楊文廣征東）、遊西湖、△抱粧盒、△脫獄牢、△桑樑記、△大河北、△韓江城（華金山、下樊江、樊梨花征西）、△小五義、麥裏藏金、△御碑亭、刺虎、△鳳凰山（三喜合）、寧武關、改金牌、秋江。

青陽：

△單刀會、大香山、大書館、小書館、斷橋、邯鄲令、寶燕山趕考、葵花潭、△斬貂蟬、△潘必正儷詩。

高腔：

作文、借靴、還靴、張飛鬧轅門、敬德賞軍、敬德釣魚、吐針、掃秦、夜奔、呂蒙正討飯、犯相、華容道、灞橋挑袍、氣走范陽、殺虎（關公小出身）。

高腔娃娃：

夜壺自嘆、化子拾金、頂燈。

亂彈：

△打蘆花、△大觀燈、馬古倫換妻、△盜骨、變羊、白水灘、大桑園（金盒記）、長生祿、鐵弓緣、下河南（羅鍋子搶親）、圖書劍、醉打、

洗馬、李逵磨斧、白蟒台。

娃娃：

△小指路、愁寶觀燈、△打店、拐騙(亂彈娃娃)、△打擂(內宋江唱桂枝香)、抱盞頭、下海、倒送(打觀)、殺四虎、朱荊賣豆腐、賣綫子(打羅鍋)、拔紗、三怕。

西皮：(現已不常演出)

捉放、讓成都、送徐庶(荐諸葛)、收姜維、空城計、古城會、收嚴顏、祭燈、高平關、教學、摸小蟲(十八扯)、△戰馬超(今唱亂彈)、塔子溝、△東皇莊、溪皇莊、沙陀國、蘆花河、趕三關、打金枝、擋將、南天門、翠屏山、三搜府(施公案)、千秋嶺(王君可救唐王)、教子、南陽關、拿花蝴蝶、鏢打寶爾墩、四郎探母、玉堂春、大登殿、鐵公雞。

柳子：

△打時辰(打瞎子)、馬二頭送崇、愁寶打娘、△打登州。

囉囉：

南唐(也有娃娃及山坡羊)、鋸大缸、打麵缸、打灶王、殺四門、當皮箱、打石人(偷大鑊)。

銀紐絲：

探親家。

數板：

乞食、盜靴。

共一八二齣

大絃子戲初步調查，劇目一百三十餘個。其中如董家嶺、掛龍燈、龍寶寺、射麋鹿、虎牢關、華容道、對金抓、南唐、燕青打擂、寧武關、打店、天門陣、小五義、楊文廣征東、錯斷顏查散、西遊記、沙陀國、下樊江、一計害三司、賞軍、釣魚、下河南、趕齋、殺四門、鋸大缸、當皮箱、抱盞頭、作文、大觀燈、愁寶觀燈、打瞎子、馬二頭送崇、借靴、還靴、戰馬超、興圍、回圍、單刀會、戰洛陽、闖轅門、掃秦、趙花奴思夫、樊梨花思夫、洪州城、打銅牌、二龍山……等四十六齣，與柳子戲相同。

七 曲 牌

柳子戲所用的曲調，大致可分爲越調、平調、下調、和二八調四種。另外有崑調轉調，但不常用。

過去所用的曲牌約二百餘支，今存者不過百餘支，因爲一代一代流傳，漸漸散佚，有的連牌名都叫不清楚。常用的有黃鶯兒、娃娃、山坡羊、駐雲飛、駐馬聽、步步嬌等。

黃鶯兒(越調、下調、轉調)、桂枝香(越調、平調)、山坡羊(越調、平調)、駐馬聽(越調、下調)、駐雲飛(越調、下調)、園林好(越調)、獅子序(越調)、十二蘭(越調)、話別離(越調)、新水令(越調)、鬥鵪鶉(越調)、清江引(越調)、點絳脣(越調)、香柳娘(越調、下調)、打棗杆(越調)、畫眉序(越調)、浪淘沙(越調)、古輪台(越調)、青陽(越調)、加頭青陽(越調)、柳子(越調)、讚子(越調)(有下調讚、崑調讚)、序子(越調、平調、下調)、迷子(越調、平調、等調)、調子(越調、平調、二八調)、一封書(越調)、一枝梅(越調)、揚州序(越調)、路行歌(越調)、步步嬌(越調、下調、崑調)、端正好(越調)、楚江秋(越調)、下山虎(越調)、盼路到(越調)、三碰頭(越調)、三換調(起越調、入平調、落二八調)、混江龍(平調)、鎖南枝(平調)、伴朝鑾(平調)、高腔(隨曲子的調門)、高調青陽子(越調)、落梅風(平調)、紅衲袄(平調)、四朝元(平調)、雁兒落(平調)、花落天(平調換二八、換下調、換越調、再換轉調)、囉囉(平調)、江兒水(平調)、朝元歌(平調)、亂彈(平調)、綉羅帶(平調)、懶畫眉(平調)、將軍到(平調)、上馬嬌(平調)、下馬嬌(平調)、風入松(二八調)、江東(二八調)、一江風(二八調)、缺江風(二八調)、疊落一江風(二八調)、散朝歌(二八調)、疊落金錢(二八調)。

轉調僅黃鶯兒等用之。

崑調有步步嬌(大拉墓之老外唱)，二犯(係崑凡調，紅羅記、白雲洞之旦角唱)，崑調亂彈(陳琳、楊五郎唱)，崑調小高腔(陳琳唱)，崑調讚(五台山之楊五郎唱)，此外僅娃娃(耍孩兒)一曲，就有數種，如：越調娃娃、亂彈娃娃、平調娃娃、轉調娃娃、拉尾巴娃娃、倒

溜船娃娃、五平梅娃娃、二板娃娃、正板娃娃、八吹八打娃娃、武娃娃、高腔娃娃、原板娃娃。

噴呐牌子如下：

賞花時、普天樂、一官遷、上小樓、鋪地錦、滴溜子、朝天子、將軍令、江兒水、泣顏回、沽美酒、玉芙蓉、小五馬、風入松、包子令、狀元令、上朝令、下朝令、昭君令、剔銀燈、紅綉鞋、香柳娘、寄生草、到春來、新水令、一枝花、傍粧台、噴呐皮、點絳脣、急三槍、粉蝶兒、四大鑼、尾聲。